

陈孝荣 / 著

英雄

无壮举

YING XIONG WU ZHUANG JU

石头坳镇派出所仅有六名民警
从事着最普通最繁琐的警务工作
这一年
镇上发生了有史以来
第一起恶性案件
由此改变了
这六名“英雄”的生存状态

群 众 出 版 社



英雄无壮举

陈孝荣 / 著

群 众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英雄无壮举/陈孝蓉著. —北京:群众出版社,
2003.2

ISBN 7-5014-2827-1

I. 英… II. 陈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N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95406 号

英雄无壮举

著 者:陈孝蓉
责任编辑:张 蓉
封面设计:章 雪
责任印制:连 生

出版发行:群众出版社 电话:(010)67633344 转
社 址: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邮 编:100078
印 刷: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
字 数:273 千字
印 张:12.125
版 次: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ISBN7-5014-2827-1/I·1189
印 数:0001—7000 册
定 价:20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群众版图书,印装错误随时退换。

开场白一

我确实没有想到，十多年以前，我摆脱欲望的妙法，竟使我找到了一孔写作的资源。窃喜之余，使我想到了我们当地的一句俗谚，有心栽花花不发，无心插柳柳成阴。

那时，我在一个叫石头坳的镇政府里工作。任党委办公室主任——一个类似于铺路石，或是芝麻一样的角色。因为与妻子分居两地，工作之余，我的身子就饥渴得要命——就像被困笼中的老虎，既想出去占山为王，却就是找不到出路。因此，我便常常溜到派出所的院子里，听民警们讲那些侦破的故事，以此来打发我多余的时光，以排遣我内心的烦躁。

当然，我是可以同政府大院的干部——我的同类们聊天、打牌、下棋的。但我从内心深处瞧不起他们——因为他们的那张嘴脸，除了在老百姓面前狐假虎威之外，别无其他本事。与他们呆在一起是活受罪。因而，我便常常溜到派出所去。

当然，那些民警们也不是什么举世无双的英雄，只是他们待人真诚，胸怀坦荡——你可以用不着防他们，他们不会与你勾心斗角，也不会想方设法陷害你。与他们呆在一起感觉轻松自在，无拘无束。另外，就是他们的肚子里有别样的故事。那些故事可以满足我的好奇心，使我达到排泄的目的。所以每每从派出所回来，我就有仿佛置身于幸福巅峰的感觉，很快就能进入梦乡——一觉酣到第二天大天亮，太阳向我露出笑脸。

开场白二

我所工作的夷城县石头坳镇，是一个山区乡镇。它位于夷城县的西南方向，跑县城有七十多公里。走公路，需要一整天时间。走水路则也需要六个小时。

山里最多的是石头，最少的是钞票。全镇六个办事处，五十多个行政村，总面积二百四十平方公里，人口却只有五万多人。人均纯收入一千多元，在老、少、边、穷、库“五位一体”的夷城县的二十个乡镇中，属于中等偏上的地区。

石头坳集镇子建在一个山坳里，依江而建，集镇前面是碧波荡漾的夷江，后面是巍峨的群山。集镇全长两华里。从总体上看，类似于一个逗号。以镇政府周围为核心，房屋显得密集，但越向夷江走，那房屋就越来越显得稀松。且布局十分凌乱，一如眼前的大山，高低不平，参差不齐。很显然，那是火烧猪肠的做法，熟一节，吃一节。集镇建设之初没有统筹的规划，完全听凭于心血来潮时的指挥。有点东一榔头，西一棒槌的英雄气概。镇上最高的楼层是烈士纪念碑，一共十二层。最低的楼层是街头的路边店。一层。木头做的。高，和棺材的长度差不多。站个人，头刚好抵达楼顶。宽，够摆一排货物，外加站个人。整个空间，如果站四个人，可能手脚就不能动了。

有条公路从集镇中心横穿而过，延伸到更远的山里。各个单位的房屋就沿着那条公路走。因为山势陡峭，房屋一般为吊

脚楼——二楼才与公路平齐。摆摊设点的商贩、路边店以及附近菜农就挤在公路的两边，他们用个小板凳，或是背篓底坐成一排，眼睛则望着过往的行人。公路是土路，灰尘极厚，每有汽车经过，就带起一团烟雾，整个小镇整天都如同战场一样。

镇子的两边是群山。总体看，类似于马鞍。石头坳这名字，显然是因为这山形而来。两座山犹如巨龙，逶迤而去。但山头的形状各异。大的，极像远洋巨轮。高的，则酷似火箭发射塔。就好像全世界最先进的东西都集中在我们这里一样，令人无端地生出自豪来。山的脚下有一条江，叫夷江。水之清，就好像开放女人的透明衣，里面的一切一览无余。

两山之间，又有无数座数不清的小山。那里排列着无数的村子。一直延伸到大山的深处。镶嵌其间的，是羊肠一样蜿蜒的山路，火柴盒一样的农舍和豆腐箱一样的庄稼。

十多年以前，我就在这样一个镇子的镇政府里工作。

政府大院，显然是我们镇子里的标志性建筑。我们的头儿个子不高，但人却是绝顶地聪明，知道怎样往自己的脸上贴金。政府大院，楼层虽说只有五层，但一律的马赛克上顶。办公楼一栋。宿舍楼两栋。招待所一栋。餐厅和礼堂一栋。男女厕所和对外出租的附属建筑不算。

与政府大院相邻的，就是公安水陆派出所。隶属关系是下面管不着，上面无力管的“孤儿”单位。他们也是一座四合院。只是和法庭“合署”居住，分开办公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四合院是“一人一半”。这个四合院，用世界上最糟糕的词，“破、旧、乱”来形容，大概不会伤了那些楼房的自尊心。

临街的那栋楼房建于民国年间。据说是大地主向江南建造的。共两层楼。清式建筑风格。没有屋檐。看上去就像山里的和尚庙或教堂什么的。只是瓦的质量还说得过去。就像上了年

纪的文艺人才,或是南瓜什么的,竟然越老越红,越老越甜。除了几十年的风雨在上面留下一些痕迹之外,几乎都完好无损。木料显然也是上等的木料,无论是柱子,还是屋梁,都显得粗壮,招摇。只是那种粗壮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,上面已被虫子钻了无数洞。似乎用手轻轻一击,就能即刻粉碎。含了青虫的土蜂,就从那些洞里钻了进去,在里面安全地居住,和繁殖下一代。另外还有一些蠕动的虫子,从这个洞爬到那个洞里去。一看,就知道那是它们的恋爱场所。它们在那里群居,进行三角恋爱。可能是随着家族的兴旺,年轻一代与老一代常闹矛盾,时不时还有一些细细的木末从那上面掉下来。那显然是虫们在开辟新的领域。墙是搓沙,但里面全是土墙。我分析,极大的可能,是我们的集镇在八十年代飞速发展,小镇的水泥楼房像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之后,我们的民警们出于眼红,节衣缩食,购买了几包水泥,几车沙,糊上去装点门面的。但牛皮千层厚,专打薄处穿。有一年发大水,山体滑坡,地里偏偏要“古怪”那么一下,就出了民警们的丑,地势变动,墙体裂口,里面的土墙暴露无遗。就像大脚趾从鞋子里冒出来一样,怎么藏也藏不住。因此,这栋房便成了特级危房。

但就是这么一栋特级危房,还是别人施舍来的。解放初期,这房子是区公所。后来区改公社。公社改城镇。镇政府于八十年代在派出所旁边另建了新的房子后,就把这栋房子施舍给了派出所和法庭。而且这房子还是“一人一半”,楼下的一半是派出所的库房和法庭的宿舍。楼上,东边那半是派出所的办公室,西边那半是法庭的办公室。无论是报案的人,还是打官司的人,常常走错。报案的窜到了法庭那边,打官司的窜到了派出所这边。使得民警和法官们多费一些口舌。

办公楼的后面,则是一排工棚一样的房子。墙是红砖。瓦

是油毛毡。一溜摆开,类似于他们抓来的罪犯。一点嚣张气焰也没有。那是派出所的宿舍。建的年代大约是两年左右。我们集镇快速发展是八十年代中期,短短的几年间,全镇所有的单位都翻盖了新房。当然其中也包括当地的居民和进镇务工经商的农民。惟独没有翻建的,就是派出所和法庭了。他们那栋老房矗立在那儿,使我们的集镇平添了一种古朴的味道。一看那房子,就能闻到一种历史的霉味。遗憾的是,我们夷城县的文物部门,对那栋民国年间的老房子也是嗤之以鼻,没有打算购买的意思,所以派出所和法庭也就没有发一笔横财的可能。

当然,也不是派出所和法庭的同志高风亮节,不想住新房,非要住在民国年间的老房子里忆苦思甜。而是派出所和法庭没有翻建的资金。派出所所长和法庭庭长都分别向上级部门写过无数次要款报告,但上级就是无法批。公安局和法院都不是创造产值的单位,那些头儿的笔里,只能写出字来,不能批出钱来。所以那“同意”两字,就迟迟没写,新的房屋也因为没有“同意”两字还遥遥无期。

起初,派出所只有两个同志。后来增加到四个同志。再后来增加到六个同志。那栋老屋摆出一副不堪重负的样子,派出所才找镇长要了一万块钱,在老屋的对面建了那栋工棚一样的住房。

这就是那栋工棚一样的房子产生的历史背景。

四合院的左边,是厕所和厨房,为派出所和法庭公用。右边,实在再找不出钱来修饰一下,就只好用砖围了一道围墙。这样,院子中间,就留出了一个不足一百平方米的四合院。

院子的中间,他们自己动手建了一个小鱼池。鱼池里喂了几十尾红鱼,它们就在那个小小天地里,自由地遨游。看它们那悠闲自得的样子,它们的社会治安显然好得不得了。“有民警和法

官们保护,它们那里大概不会产生犯罪和纠纷吧。”我想。

鱼池的中间,是一座假山。那是用钟乳石垒成的。上面种植了虎耳草之类的植物。绿得有些不真实。很显然,它们也同那些鱼一样,在那里自由地生长,便出现了那种过早发育的迹象。

工作之余,我就是坐在这个水池旁边,一边看着鱼们的自由遨游和植物们的拔节生长,一边听那些民警们讲他们的侦破故事的。

我在那里工作的时候,派出所一共是六个同志。他们分别是:所长赵大众。指导员孙安元。副所长马白超。内勤宋玉环。老民警周光平。临时工黄相诚。外带炊事员李婶和指导员孙安元的老婆——孙妈。

遗憾的是,这些人只会干活,却不善自夸。那些侦破故事讲得并不精彩。而且他们的机遇不好,几乎没有破过什么大案。因而,我听得最多的,便是他们的日常生活——都是那些芝麻大,绿豆小之类的小事情。

“唉。”每每在水池边坐下,我就叫出一个民警的名字,说,“粉白。”粉白是方言,意为聊天。

“有什么好粉的呢。”他们也常常这样回答我。

“随便。”我说。

当然,我们也常常讨论一下生活的意义——我这里说的是十多年以前,现在的人们“一寸光阴一寸金”,忙于“金钱、美女”,使得我们这个现实世界里到处充满了铜臭和男人的精液气味,是根本不会再讨论什么“生活的意义”了。

根据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的理论,“奉献乃生活的真正意义”。这种说法,我们当然无法反驳,但现实生活并不是教条主义。那些民警们说得最多的并不是这个,而是,“我们这样没命地工作,

值吗？”

当然，我无法回答他们的提问。因为我的目的是排泄心中的欲念，而他们则是发内心感慨。他们之所以毫无保留地把他们的那些烂事情说给我听，事后我分析，极大的可能还因为我披了党委委员那张皮，也算半个当家人。但是，我不可能当他们的家。

好在他们也并不期望我的回答。接着他们自己就回答了，“值啊，怎么不值呢！”

他们说这话时，双手做出了一个强调的动作。就好像他们要把这话也强加给我一样。不过他们的眼神告诉我，他们这话不是一句豪言壮语，而是发自内心的一句话。说谎者，也常常做出这种强调的动作来。但不管他们怎么强调，有一点就是隐瞒不了，那就是眼神。民警们的眼神告诉我，他们这话是从心底发出来的，带有扎实的分量。

“人嘛，不能不满足。”不过说完之后，他们又作了这样的补充。“我们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也就知足了。”

“我们派出所就是党委的一把刀子。”每每这时，所长赵大众则这样对我说。

“割除社会的毒瘤。”他这句比喻，就像文学语言，充满了张力。一下子就激发了我的想像力。

“是啊。”

所长说这话时，也做出了一个强调的动作。不过他这个动作看起来不像强调，好像是要把什么东西搂进怀里一样。

就因为这，我决计要把他们写下来。因为在我眼里，他们就是英雄。我们祖国的江山之所以如此多娇，正因为有了这样一批“刀子”，割除了毒瘤，还了我们一个安定的社会。

英

雄

上

篇

无
壮
举

YINGXIONGWUZHUANGJU

中国是礼仪之邦。中国有句俗
谚，叫做，女士优先。我们的故事显
然要从……

1

中国是礼仪之邦。中国有句俗谚,叫做,女士优先。我们的故事显然要从宋玉环开始。

同时,中国人有个共同的爱好,给人取绰号——这是人们在群体生活中获得乐趣的一种最有效的办法。石头坳派出所的那帮民警,我深深地知道他们的“德行”,别看他们平时忙得团团转,而且面对犯罪时,也都铁面无私,但当他们闲下来,或是他们走到一起时,也喜欢和稀泥,开开玩笑,乱取绰号。因而,宋玉环也不能幸免。他们给她取的绰号叫,“宋内勤”。

这个名字显然是因为她在家里搞内勤而得来的“便宜”。不过这名字只限于“内部使用”。下面的老百姓叫她“宋同志”。炊事员李婶叫她“小宋”。指导员孙安元的老婆——孙妈,则叫她“玉环”。爱惜得将她的姓号也取消了。我哩,因为不是内部人士,年龄又比她小,所以叫她“宋大姐”。

“所谓内勤,”有一天,我这样问宋内勤,“是不是就是在屋里一定要勤快呢?”

“你是办公室主任。也是在屋里办事的人。”宋内勤咄咄逼人地问我,“你说呢?”

“肯定嘛。”我说。

“那你就是明知故问嘛。”

宋内勤总是这样咄咄逼人的。不过她的咄咄逼人并不可怕。因为我们是熟人嘛。令人可怕的,是她身上那种说不清,道不明,却又是那样逼人的魅力。

从外在的东西来看,她今年四十二岁,早已是“豆腐渣工程”了。但她的身架大,一米六七的个子。这个很准确,档案里有记

载。这在女人中间,就算是大块头了。再加上她常常是着装的。走路来又虎虎生风。所以有一种不怒自威的东西总是从她那身架里发散出来。就像敌人的电台发出的电波那样,能收听得得到,但就是不能抓在手里。不过她从不装腔作势,不像有些公安一样,高声大嗓,又把眼睛瞪得像玻璃珠子一样圆,似乎在告诉对方,“我就是干公安的。”她不这样。她的威,是从骨头里头发出来的。比威更威,比怒更严重——当然,宋内勤即使把全身的力气都用到双眼上,也瞪不到玻璃球一样圆的程度。因为她的眼不大,这可能与她略显发福有关。

但当她脱去“工作服”,换上女性化的服装以后,她却又瞬间变成了另一个人,给人的感觉则是柔情似水。就好像她是魔术师一样,可以翻手为云,覆手为雨。

但这样的时候并不多。往往是洗了头之后,搬把椅子坐在院子里,一边用梳子梳着湿漉漉的头,让那水珠四散而去,一边参与我们之间说话。我们就觉得她回到了大地,回归了祖国。

所以,对于这样一位“女公安”,我即使是“定型胶”,也无法将她的魅力定型下来。她的魅力好比风,我能感觉无处不在,可我就是不能把它抓在手里细细地研究。

不过有一点我是能说清楚的,那就是她的心好。以前,她是镇里的妇联主任。三十二岁那一年,也就是十年以前,她的丈夫在一次执行任务中牺牲了。从此,她就自愿申请,并经过了一番复杂的手续之后,改行到公安来了。

这件事,据说当时产生了爆炸一般的轰动效应。说是被一名记者采编成一篇“文采飞扬”的通讯,登在了市报上。因为这件事传说得非常厉害,我专门去档案室找出那张报纸看了一下。没想一看,当即就笑得喷饭了。那与其说是写宋内勤,不如说是一篇小学生作文。把宋内勤的那种举动,说成了是为国家和人

民的一种壮举。

“对那篇报道，你怎么看？”有一天，我这样问宋内勤。

“嗤。”宋内勤的这种笑，完全是“嗤之以鼻”的意思。这样“嗤之以鼻”的时候，她还把头扭向了一边。似乎是想极力地甩脱什么东西。然后她才对我说，“那完全是胡扯！根本就不是写我。”很显然，她已经甩掉什么东西了。至少她的意识里已经甩掉什么东西了。

看来“英雄所见略同”。对我国新闻界“拔着头发离地球”的做法，我们向来是深恶痛绝的。芝麻大点事，动不动就动用“国家”和“人民”这样一些宏大的词语，不由得不令人反感。

因为对宋内勤这件事情，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假设，假设宋内勤是个农民，即使再死一次丈夫，她能改行吗？再假设她是我们夷城县的副县长，她会屈尊到我们石头坳派出所来当民警吗？还假设国家不给她发工资，她能无私奉献吗？

我把我的这种假设说给宋内勤听。宋内勤说：“当然不会嘛。”

“我之所以改行，”她坦率地承认，“是因为我太爱我的丈夫了。”说过她又说，“即使我没有改行的优势存在。因为这种爱，我也会用其他方式来表达。这很正常。”

“听说你一直把你丈夫的照片带在身上？”我这样问。

“是啊。”宋内勤也不否认。

“从恋爱的时候就开始？”我穷追不舍。

“你别问了。我索性告诉你。”宋内勤说，“我们那时恋爱不像现在的年轻人。规矩得很。恋爱的时候，就是他给了我一张照片。我就一直把那张照片藏在身上。后来有了女儿后，我即使是下乡也一直把那照片藏在身上。再后来，那张照片被汗浸透得黄了。我就找他又要了一张。也一直带在身上。”就像打快

板一样，宋内勤“噤里啪啦”说完了，又总结似的说一句，“这就是你要的恋爱故事。”

“就这么简单？”我不甘心地问。

“就这么简单。”她用楷体小号字型一样的眼神望着我，这样回答。

很显然，故事肯定不是这么简单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那就是宋内勤爱她的丈夫爱到了骨子里，生命里。

宋内勤的丈夫叫许辉。过去一直在部队服役，因为远隔千山万水，她只能把深深的思念埋藏在心底。可等她的丈夫转业回到石头坳派出所，宋内勤满以为从此可以长期相守，平稳地度过下半辈子的时候，犯罪分子却夺走了她丈夫年轻的生命。就这样，宋内勤就改行到公安来了。她丈夫年轻的生命是被犯罪分子夺走的，她要到公安战线来为丈夫报仇，完成丈夫没完成的事业，与那些杀人、强奸、抢劫的犯罪分子进行顽强的斗争。

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，首先她是个好女人。其次才是个好警察。只有当她把亲人的爱，与人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时，才是真实的，也才是高尚的。

因为爱之深切，她丈夫离开的那一天的情景，就成了她心中的永恒。

她这样告诉我们，她丈夫出事的那天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了。

那是冬季一个晴朗的日子。山上的积雪还很厚。它们以铺天盖地之势，覆盖了整个石头坳镇。但是那天的太阳，却成了温柔的女人，伸出温暖的手来，抚摸着大山的每一个角落。也许因为太阳的缘故，小镇人从屋里出来，“叭唧叭唧”地走在街上，大声喧哗着，给人以“繁忙”的景象。那一天，宋内勤同全镇的行政干部们，坐在政府礼堂里听分管农业的副镇长作冬季农业开发的动员报告。因为那副镇长太啰嗦，她们坐在下面做小动作

——听一个女干部，问另一个女人的风衣在哪儿买的。就是在这时，派出所民警老周进来把宋内勤叫到了党委办公室。

“叫我？”当时，宋内勤还一下子不能确认，这样问老周。

老周点点头。

宋内勤这才跟着他出来。

“我一向规规矩矩，你传唤我搞什么呢？”因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去党办的路上，宋内勤这样同老周开玩笑。

走在前面的老周却没有答腔。因为看不清他的面容，也不知道他当时是什么样的表情。

走进办公室，宋内勤却是一下子呆了，办公室里坐着派出所的全体民警、镇委书记夏大喜、镇长霍玉忠和分管政法工作的副书记。而里面恰恰没有她的丈夫许辉。再加上他们的脸都一律阴沉着。似乎整个石头坳的能见度，都被他们笼罩去了。

就在宋内勤猜出八九分，直了、呆了、痴了时，镇委书记夏大喜努努嘴，示意宋内勤坐。

“许辉他怎么啦？”宋内勤当然没坐，而是这样大声地问。

好大一会儿没人做声。宋内勤再问一遍。赵所长才含泪说许辉出事了，人现在在医院里。

赵所长的话不是话，而是当头棒。比孙悟空的金箍棒还金箍棒，宋内勤感觉五脏六腑都震碎了。接着，她就像发了疯一样，从屋子里冲出来，向卫生院冲去。事后，当她清醒过来，回忆当时的场景时，她说她也不知道她当时哪来那么大的劲，街道上密密麻麻的人群都被她拨向了两边，让出了一条道来。就像巨轮，乘风破浪一样。当时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一定要把丈夫救过来。她不能没有他。两个未成年的女儿不能没有他。

可当她冲进卫生院时，她心爱的丈夫却撇下她和他们的两个女儿永远地走了。高大的许辉躺在太平间里，脸白如纸，身体